

朝阳随笔

石油人的老家在哪里

宋峰

填表的时候，“籍贯”一栏总是让我百感交集。笔下虽填的是湖北郧西，可出生地却是鄂西渝东，而且父母皆是在大西北出生、成长的。写郧西，是因为从小被石油人的祖父辈告知，那里是我的老家。

字典上，对“籍贯”一词的概念是：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。可是这个被称为我老家的地方，直到2021年秋天，67岁的父亲才第一次见到它，而此前我们只是不断地听到它。年少时，就从老家去大西北当兵的爷爷，在石油第一师做驾驶员，与本地人的奶奶在大西北组建家庭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爷爷带着一大家子去江汉会战，本以为能离鄂西北的老家近点，却在鄂西南一待就是一辈子。所以最初听到的都是爷爷转述给奶奶，爷爷去世后奶奶再转述给我们的最初印象：和鄂西一样的大山区，盛产土豆和苞谷。没有照片，没有任何影像，更没有祠堂，这让人很难想象老家的模样。这个老家有些陌生和遥远。

这个秋天，老父亲证实了它的存在：父母和姐姐一起，自驾去了老家。郧西——我有点陌生的老家，印象中仿佛是传说的地方。然而它真的存在，父亲回来告诉我，那里有老旧的城墙和新建的古城，毗邻陕西与四川，南临江汉流域，北枕秦岭山脉，素有“秦楚咽喉、天子渡口”之称。

古城的周边有些低矮的民房，斑驳的院门，屋檐上摇动的枯草，门前有些老人在门口坐着晒太阳。父母打听着祖辈人的后代和名字，紧张期待，又似有些失望与失落。最后终于打听到隔房的亲戚，也已年过世，后代人早就搬到城里，没有回来过。

“走吗？”“走吧。”父母虽然这样说，但仍不断张望着，似乎那里的每一幅画面也不舍得错过。走到一条并不宽阔的小河旁，父母远远地看着古城周边的风景，姐姐拿来袋子在小河边捡起石头来，不同形状、颜色，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。她说回去了放在花盆里，告诉孩子们，这是妈妈老家河边的石头。

父亲则是拿起另一个袋子，和母亲默默捧起了河边的黄土。他说去扫墓的时候可以撒在爷爷奶奶的墓前，这可是老家的土。父母这一趟老家之行后，虽然没有找到任何亲人的线索，却收获满满，因为这种仪式感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去“寻根”，也是为了能给我们这些填写“郧西”做籍贯的后人一个交代。

孩子的籍贯是跟随我的妻子，但比我幸运的是，妻子的四川老家很近且有很多亲戚，也一直有来往。带着孩子回老家的时候，看见她有那么多家人疼，我就很羡慕。

那我的老家呢？我后来不觉得籍贯就是老家，凡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都应称作老家。实习时候去了清河，在齐鲁大地一待就是6年。后来在朋友圈看见，曾经的生活基地因为集中居住被誉为平地的时候，我还哭过呢。因为那里是自己洒下青春汗水、留下美好初恋回忆的地方，总想有时间能回去看看，但这一推简直是没了回忆。

在江汉学习、工作8年，时常想念那里的朋友、同事、师长，想念那方水土，我想应该也能叫老家。去年国庆节的时候，涪陵气田累计产量突破400亿立方米，我也可以骄傲地说我在涪陵奋斗过两年呢，现在妻子还在涪陵工作，也就是我思念的儿媳在涪陵呢。

那么，石油人的老家到底在哪里？我想歌里早就给出了答案：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。

散文

石油人的老家在哪里

贾宁

在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梁南管理区的干部职工眼中，石油的颜色是绚丽多彩的，是五光十色的，是有生命和灵魂的，更纯净、更艳丽、更动人。

就像纯梁采油厂绿色企业建设宣传片里说的：“在我们眼中，石油是蓝色的，意味着清澈和纯净，是看不见的可能。我们的每一次尝试都为探索更好可能而努力。在我们眼中，石油是绿色的，是细腻的工笔画，精雕细刻出‘一江春水，两岸青山’。我们每一次创新，都为实现梦想而延伸。在我们眼中，石油是红色的，是鲜艳的工装，流淌的血液，不改的初心……”

这些色彩缤纷在梁南管理区的各个角落，可视听、观看、触摸、拥抱、亲吻、体味、感受。

长廊上的红色三角梅

纯梁采油厂向东，约3公里，220国道北侧，四周被村庄和田野环绕着，已经是一个温馨的花园。与周围的村庄、田野融为一体。

我看着正对着大门口的青山壁画，心生感慨：这不就是“金山”吗！

我去的时候是初秋，梁南管理区院子里的法桐还高大葱绿茂盛，擎着

伞样的头颅，似乎刚刚经历过春天的滋养，树枝像新发的，闪着油亮的光芒。树顶上空的蓝天拔高了自己，白云游弋从院子上空悄无声息地走过。成群结队羽翼雪白的鸽子，围绕梁南管理区一圈一圈地飞翔，哨音缭绕在高空，似乎这里已经是永久驻扎的家园。几只褐色羽毛的鸟儿竟然在法桐的树杈上生儿育女繁衍后代，无论我们在树下怎么“喧哗”，它们都一动不动。可见梁南管理区生态之好。

职工工作累了，在绿底红边的塑胶球场上漫步或者打球，高大的法桐拍着“手掌”，树下姹紫嫣红的马齿苋花摇曳微笑做忠实的观众。柿子树举着沉甸甸的果实列成了红色的战队。那是由五个颜色的废旧轮胎做成的花圃，里边长满红、黄、粉色的大花月季。那些花朵盛开的无拘无束，馨香四溢。

办公室长廊上的红色三角梅让我流连忘返，驻足凝视。三角梅第一重花语是热情，坚韧不拔，顽强奋进的精神，仿佛是石油人的化身。地上地下，区里区外，这种精神无处不在。

文化墙上的绿水青山

“滴滴高效，油藏可持续”“井井有绿，梁南高质量”“一滴油一份清洁责任，一口井一处田间美景”“每滴油

含绿意，每口井蕴生机”，这些绿色宣传语不但美化着墙壁，而且存在于真实的生活里。

车棚里整齐悬挂的井站扫帚，有序排列的自行车电动车，墙上为职工充电用的智能电动车充电桩，备好的纸巾和湿巾，还有四个一体的垃圾分类箱——梁南人的垃圾分类，环保意识可谓细到了骨头缝里，无可挑剔。就连一个易拉罐回收器，陈军肖书记也接了过去，放到了不可回收垃圾桶里。在梁南管理区的食堂，我用手摸了他们的抽烟机、灶台、桌子，不但没有摸到油污，连尘埃也没有摸到。

转过办公区，白墙红瓦的平房面南背北，法桐树苍翠茂密，废旧油管焊制的晾衣竿上鲜花飞瀑，惬意悠长。长廊北边就是梁南职工的宿舍区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外人很难看到的“后方”也处处绿色。被褥洁净、折叠整齐，床头有床头卡，卫生有责任人，水龙头旁边有节约用水提示，宿舍门口有垃圾分类箱。

长廊尽头，一片风景区展现眼前。墙上一幅水墨画南北延展，蓝天白云碧水青草，一家三口各具情态。欢声笑语从画面上传出，向四周扩散。水墨画下面一个白色栅栏围成的小草坪呈现勃勃生机。蓝孔雀的雕塑扭着细长的脖子，翘首以盼。由废旧油管焊制的鸽笼，红白相间，几只白鸽在笼子里对望交谈。一排鹅

卵石的小脚丫在草坪上延伸着。陈书记告诉我们，鹅卵石下的铁皮脚印也是职工利用废旧铁皮焊制的，是梁南人低碳环保、废物再利用的实际行动。所以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草坪，这是绿色意识的延展，绿色目标的实现。

“虾池保护战”上的红色身影

提起两年多前的台风“利奇马”，至今仍然胆颤心惊。它像一头凶恶的豹子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路摧枯拉朽。难以想象，梁南管理区的党员干部职工和它展开的那一场空前战斗的“惨烈”程度。这一场战斗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一尾鱼虾。称为“虾池保护战”。

梁南管理区有七八口油井周围都有养虾池。虾对水源的要求极高或者说极度敏感，稍有污染，农民一年的收入就会付之东流。

与“利奇马”在虾池跟前直面交锋的是梁南管理区的一支党员突击队。“利奇马”打湿他们的衣襟，把他们的脸打疼，又把冰凉的雨水灌进他们的工衣，甚至把他们吹打得像一棵草木一样，吹来打去。但是他们手握铁锹、手电，像一棵棵油树一样，稳稳站立在井场，垒砌土台、装沙袋，又将控制柜抬高，将管线做防雨包扎。他们就是石油战士，坚守井场的阵地，

不让井场的一滴水流进虾池，不让井场的一滴水接近一棵草木。

第一次垒砌的高台很快被“利奇马”摧毁。24小时随时待命的他们，便从监控室里揉揉生疼的眼睛，穿上还没有干的工衣，冲向井场抢险。七八个井场上，晃动着一些红色的身影，坚毅刚强，像不倒的树。他们蹬着齐腰深的雨水，重新装沙袋，堵漏洞。闪电照着他们的身影，照出明亮的眼睛和坚定的信念。他们如此顶风而行，只为阻止井场看不见的沉积物。环境风险管控是企业绿色建设中重要的一环。我到过几个井场，干净整洁，取样的管口还带着一个防漏的塑料瓶子，没有发现一滴泄漏的石油。

采访的这天，我特意到井场周围的虾池看了看。那些虾池成正方形躺在井场周围，平静安详，波光粼粼，褐色的虾米自在地游泳，时而蹦跳。虾池周围的草木尚且茂盛，一棵千屈菜对着瓦蓝的天空挥动长长的紫色花穗。几个红工衣在虾池周围走来走去，一脸自豪。

出梁南之日，霞光铺满天空，长廊后面栽植于1968年的那棵巨大的法桐挑着温暖的霞光，叶片闪烁摇曳，一派祥和之气。办公室东南角的一株文殊兰花开洁白，围拢成一个圆，特别像一些“石油人”手牵手跳圆舞曲。走出好远，我依然能感受到这圆舞曲的优雅和节奏。

诗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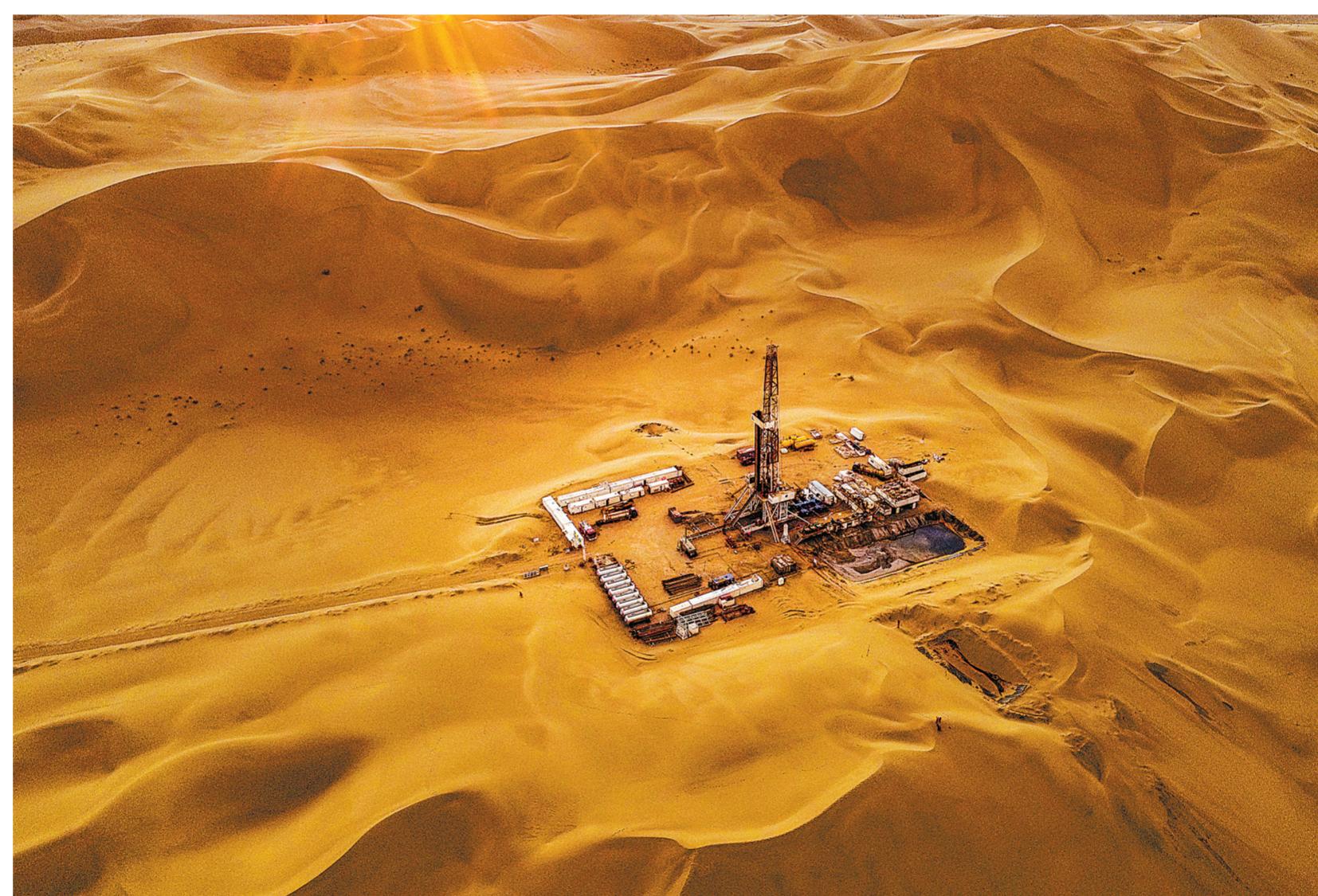
孩子，把我的背给你

孩子，把我的背给你
这会是你走过最容易的路
也会是你生命中一闪而过的路
但我们都要相信
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快乐时光

孩子，把我的背给你
这是父亲，不曾拥有的记忆
你的欢声与笑语
你的哭泣与小忧伤
还有雨中奔跑，湿透的你
都趴在我的背上
我驮着，背就是温暖的
我驮着，幸福将驱逐孤独

孩子，把我的背给你
以双脚为坐标原点
在我有限的坐标系里
垂直，倾斜45度，或与大地重合
所有的姿势，我都心甘情愿

孩子，把我的背给你
让这段最短暂、最容易的路
成为你今生出发，和回来的理由



大漠鏖战

马洪山 摄

散文

三角地的灯光

曹俊

塔里木入冬的夜，一般是从19时开始的。夜色和风被冷冻在一起，空气似乎也变得黏稠，让人想起梵高的星空。轮台往南通往库车的公路进入戈壁70多公里之后，有一条岔路通往西北油田塔河基地，以两条公路交汇点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三角。人们在大三角的公路旁边建起一条街道，街道无街名，一个城镇的雏形慢慢形成，牙哈镇在这里设立了社区管理机构，人们称这片区域为“三角地”。

每当霞褪去艳丽的色彩，三角地的夜色便被灯火点亮。在霓虹灯五光十色的闪烁里，街上弥漫着腾腾热气，夹带着南北饭菜的香味。只有一条独行的三角地，却是距大漠里的石油人最近的繁华和时尚之地。它簇拥着50多家大大小小的饭馆、10多家小型超市，物流宾馆、餐厅发廊应有尽有。各个店铺的名字都十分气派，诸如油缘宾馆、万家超市、川香大酒店等，但那份蛮荒之地的寒酸和简陋，又岂是气派的名字能遮盖的。

但大学毕业生到石油人的转变中，有一个“断奶”的过程，有阅历的师傅会把三角地当成是断奶的辅助，带着徒弟到这里吃一碗手抓饭，啃两把羊肉串，甚至也会鼓励徒弟喝两口白酒。在一片灯光的守护里，三角地风静沙息，像大海里的港湾，飘飞的思绪就安静下来了。

“等我休息了，我就带你去三角地看看。”丈夫对来队探亲的妻子这样说。在妻子回家前夕，丈夫无论如何都会带妻子去一趟三角地。妻子来队的这段时间，上班的丈夫仍然在大漠里早出晚归。当长长的思念经过几千公里的跋涉变成面对面的相聚时，夫妻仍然延续着聚少离多的日子。临别之际，夫妻二人冒着严寒，在三角地街头的光影里携手而行。

他们会去超市闲逛，然后找一家小吃店坐下来边吃边聊，让灯光柔柔地照进温馨的二人世界。这是大漠里的石油汉子要工作和生活一辈子的地方。

在三角地的周围，或远或近分散着星星点点的灯光。有的来自正在钻井的钻塔，有的来自正在抽油的井场。每一片灯火下边，都有一群石油人在忙碌。尽管已经是数九寒天、滴水成冰，三角地的夜晚仍会用不夜的灯光守候着他们。

风过盐碱滩

陈辉

那天下午，接到紧急通知，从夜晚到明天，大风降温。我就想，还有多大的风是清河油区这片临近大海的盐碱滩没有见过的。

一阵又一阵“呼呼”的声音，早早就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大风果真袭来。看着楼下粗大的柳树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，一根根枝条彻底在大风中乱了分寸，随风甩动。

我没有诗兴，赶紧穿上棉袄，在清河，随时应对天气变化，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是我们这些石油人工作生活的基本技能。

邻居有了响动。我出了门，看见作业监督刘军已经穿上了红色棉工衣。他的工作是在原野的作业施工现场，负责作业施工的全过程质量监督。可以想象，大风中站立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，要高度负责地盯在现场，防寒需要准备充分。

出于长期对作业监督的现场采访和了解，我知道他们工作非常辛苦。“老刘，戴棉手套，不然很冷。”我提醒。

老刘看着我，掏出一支烟：“来，陪我抽一支，到了施工现场，就不能抽烟了。”

两个小时以后，风速减小，我赶往井站间各个工作岗位，采访战斗在一一线

的采油员工。看着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面孔，在刚刚过去的大风里，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，坚持巡井巡线，我知道，这是一种平凡的伟大，是石油人质朴的敬业精神。

“量油数据一定要准确无误，巡井时多注意检查井口流程，发现滴漏情况，要立刻整改。”在某井场的采油树旁，负责技术管理的年轻工程师谢田维边交代工作边戴上手套，拿起专业管钳，自己动手紧固卡箍螺丝。我拍下这一情景，在风中、在井场，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。

我想到了刘军。匆匆赶往他负责的施工现场，看见他在起出井的油管前，一根根检查油管的丝扣，一会儿蹲下，一会儿站起来。一百多根油管，他就要蹲下来一百多次，同时要一丝不苟地检查并记录发现的问题。当我把摄像机对准他时，他摆摆手说：“别拍了，这是我的基本工作，应该做的事。”

我心头一热，最朴实的话语往往最能打动人心。我们身边的石油人就是在这样看似普通的工作中闪光。记录下他们的足迹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三十多年了，从来到清河会战，一年四季总是刮不完的风，清河的石油人习惯了在风的世界里生存，也习惯了在风的环境中迎接挑战、战胜困难。



付建智 摄

鹤恋